黄河小儿女，击桨向东去——我的三十年

【狗林盟主的隐退】

那是一个沙枣花飘香的午后，院里的狗儿阿黄正在睡梦中咂摸着午饭，突然一声大吼：死妮子！你给我下来！怂货阿黄以为棍棒将至，嗷地一声窜回了窝里。

院墙上窜出一个身影，阿黄以为是类人猿，却一想这身小碎花衣裳显然不是那个时期的时尚，再定睛一看，原来是自家主人。谈起主人可厉害了，4岁田间捉蛙，8岁飞檐走壁，10岁气枪射鸟。阿黄感激岁月，让这个小胖丫头转眼长大了，体重更是喜人，昔日骑它赛狗的日子已经开始无聊了，毕竟十里八方的狗都已被她毒打过，没什么新狗了，阿黄的地位，这个时候也算熬到顶峰了。

主人的名字也好。90年代起，华语歌坛出了两位了不得的女人。90年代的村口，痴痴送情郎的小芳，让多少领口带着姑娘眼泪，远离家乡下海闯荡的青年人，渴望让姑娘的眼泪再次印在胸前，胸膛，因内口袋里的票子而挺括。新千年，票子暂时够了，男人们有时间浪漫，这时要飞到天上摘星，还带着一位叫小薇的姑娘。主人的父母许是太重视群众基础，不幸地给主人取了小薇这个名字。出名要早，从此小薇这个大众化的名字，在严厉传统的父亲“不许上树”的管教中，在大众的期待中，磨去了棱角，愈发地大众了。

三岁前寄养在西北的农村，麦垛上坐等日出，三岁后回归西部小城，夜空下数煤矿星火。黄河水门前过，天地男儿的豪情在有性别意识的小学思想启蒙之后，悄悄埋在了心底，换上小女儿的巧笑倩兮，心里却仍是假小子顽劣模样。

【温柔乡乃是英雄冢】

没错，我，就是阿黄的主人，李薇其人也。

论学习成长，是在跟学霸谈恋爱中习得的，交作业前，学霸说这一课的作业做得太糟了，不用交了，不记名字，放学给我留下补课；考试前，学霸双手将考试秘籍呈上，说：这是我的宝贝，好好用。很早就认识到具身认知的重要性，一直尾随着学霸从六线小城混到了北京一本大学，也给自己留下一个大坑，从未独自、踏实努力过。

大学里，恋爱考卷落英缤纷美不胜收，科目考卷满纸荒唐，直至红玫瑰遇见白玫瑰。学霸到了一流大学仍旧优秀，担任学生会主席，在申请出国成功之后，终于决心跪倒在日日为他洗球鞋的副主席的棉布裙之下。许是出国陪读的机会难得还是爱情的伟大？真的能够免疫足球爱好者的臭脚，我觉得年轻的我爱的不够。

据说后来，副主席没能成功双宿双栖飞往美利坚，飞机挣脱地面的那一晚，21岁生日的我收到起飞前的最后一条祝福短信，发送者心肠歹毒，竟祝人快乐。我在操场四百米的跑道上一圈圈长征，心里也进行着一次溃败的长征，我有点担心，不知那个她用的是不是不伤手的立白。我有点震撼，有目标的女子如此凶悍，不管怎样，人家算有。我的那些镜花水月，卿卿我我，如梦幻影。燕过花丛，终向晴空去，而我却在此流连。

接下来，是受了刺激之后的发奋刻苦？算了罢。新人替旧人才是良药。一场场恋爱谈下来，我如坐在火车内呼呼大睡的旅人，忘记了窗外春夏更替，听不到身边人刷刷成长的声音，忘记了青春的列车正载着我呼啸而过。

【溺水者起死回生】

我是一个喜欢陷入爱情的人，从前我把这一切归结于一岁半时被送离父母，四岁时有了弟弟成为二等公民，十四岁离开小城去上学，十八岁进京，从未得到足够的关爱。回头望，逃避努力，人格无法独立，寄希望于他人才是症结。

暗流潜伏在性格深处，命运老人搅一搅生活的大海，决心让我因依赖症葬身鱼腹，享年三十岁。马路上扶假摔老太太和养一个艺术家老公，皆可称之为勇气，我属于后者。八年能打完抗战，也能把一个普通人熬成片酬五百万的导演，然而艺术家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你和孩子。一岁半的小儿，咿咿呀呀叫爸爸，声音惊醒了昔日的小公主，公主独自上路，武装成杀伐决断的女皇。儿啊，从此再也不要丢失自己，通向美好生活的路既有鲜花也有荆棘，洒在荆棘上的热血却也是你踏实走过，奋斗过的印记。公主也曾努力过，十岁在画室画到沉迷，全国奖项塞满了抽屉；十四岁作文大赛轻松拔头筹；高中深夜在阳台书房与难题对战，被对面玩伴家里的父亲每每拎着其耳朵，指着我的身影打自家孩子。央视实习，北京五环外的半地下室里早六点出发，晚十点到家；在央企一人承担几人的工作，下班不忘给艺术家做出可口的饭菜；自学编剧，成功发射导演号卫星。失败的婚姻转动命运之轮，昔日“别人家的孩子”带给父母的骄傲，一瞬间摔在尘土里，心气儿高的父母第一反应是丢了面子。

当我在高速路上开车，因抑郁症发作而险些撞车，不得不立即开车到心理诊所门口，又将心理医生轻易开具的精神分裂药物，扔进门口的垃圾桶，那一刻突然明白，人生总有些时候，周遭看不到一丝光明，全是负能量，这个时候，你要挺你自己。带着病中的儿子，深夜里跑五家医院才看好病；一天开车40公里往返郊区没有路灯的家和工作地点。披挂铠甲的公主与海怪缠斗，战袍沾满绿色的怪物之血，终于受到命运老人加冕，戴上女王的王冠。狮子王木法沙带着幼小的辛巴，登上崖顶，阳光向父子二人金色的鬃毛致敬，万物拜倒在王者的雄风之下。社会丛林中我也是雷霆手段，菩萨心肠的狮子，牵着宝贝的小手，要他做战士身旁的小战士。

【偏离零度的人生】

纹身，是三十一岁自己送给自己的礼物，一针针扎在皮肤上的痛，誓言我从大众化的壳子里剥离，不再做父母眼中的乖乖女，只活自己的样；练拳击，是河岸边的狮子对爪子的磨砺。身体的力量带回内心的强大，还击再还击，起落成败中，在更强的敌人面前，迎拳而上；离开国企，加入鹅厂做编剧，认为书写人性的美与感动，与26岁的男友寻找郊外的星空，用故事让读者于琐碎日子里见到不凡与伟大，比挣钱更重要；皈依佛教，雷霆手段，菩萨心肠是做事准则，对理想的金刚道心，是每日串习的定课。不妄语，许下的承诺要做到，是我对自己对他人，最小行动的真诚。

据说卡尔维诺死后，医生惊叹于他的大脑，因思考而发展的如此构造精妙。美丽的容颜容或会逝去，对大脑的雕琢却可以持续到老。我的不够努力，让命运在我三十岁后制造意外，开始换血换心换脑换细胞，换出一个新的天地。也许生命本该如此，从前那个骑着黄狗上树翻墙的“小哥哥”，本就潇洒不羁。生命用三十年画了一个圆，在他人和社会的价值体系里游走又冲破，才知生命真滋味，河岸边的野草疯长，新生命唱出悠悠黄河谣。羊皮筏子承载着西北姑娘真正的灵魂，击桨向东，与她锻造如钢，又如绕铁柔的身躯重逢。

有一天儿子问：“妈妈，你最擅长什么呀？”，“擅长放弃呀”，我不希望如此回答。从前，我是一个擅长放弃的人，没有学霸的拉拔就掉队，用选择规避努力。“我的职业，是小说家”！我希望以后，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这样宣布。

阿黄，当你的灵魂偶尔回溯你的一生，这样的主人，总不至于让你失望吧。